

江

俗世 A6

西津渡街的井

■文/张峥嵘

在西津渡甃丹阁与集雅斋之间的小院落中，有一座凿于清同治年间的井，当时这里是救生会的会所。民国时期改成警察分局的办公用房时被掩埋。2005年施工时发现了该井，建造者立即修改施工方案，调整建筑平面结构，将原定从井上经过的沿墙往南移动，保留了这口老井，使古井重见天日。该井名“上善”，取自老子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也有纪念该处救生会原址行善救生的意思。

在现存的救生会内，也有一口很有年头的古井。井沿古朴沧桑，显出些微的荒凉颓败。尽管如此，井水并未干涸，虽然有时上面漂浮些树叶和杂物，但将这些捞净，井水依然碧绿清幽，仿佛洗过脸后一汪明眸善睐的秋波，仰望蓝天，映照着天光云影，留住了日月芳华。

小时候，家的对面有一口井。天刚蒙蒙亮，就有人去井里汲水，当我还睡眼惺忪躺在床上，“扑通、扑通”的汲水声已不绝于耳了。我喜欢听这种隐约的声音，想象那一泓幽静安宁的井水如何被搅动，又如何被吊上去。那水，新

鲜如同草尖上的露珠，如同怀春少女羞与人言的心事。

那时候由于经济原因，吃水要从水站购买，家用则从井中挑水。我是家中老大，父母早出晚归，挑水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肩上。白天要上学，晚上挑水就成了我的必修课。我永远忘不了晚上挑水的经历，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望一眼天上的月，我慢慢地低下头来，看着井里那似乎在等待出水的月亮，轻轻垂下井绳。水桶落下，水底的月“砰”地碎开，一井尽是散碎的月。提上来的，不是水，而是满满的月光。水波渐渐静止，月亮渐渐聚拢，水面渐渐平坦。天上一个月，井里一个月，桶里两个月。挑起水往家走，一肩担起了两个月亮，踏碎的是满地银光漫夜静寂。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城中的水井越来越少，仅存的也被加盖留名，作为一种遗迹供人们参观。我曾问过街上的老人，为什么救生会地势那么高，水源却还那么充足、清澈？这井是什么来历？可他们总是摇头说：“我们也不知道，小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了！”

那么这口井，包括重见天日

的“上善”井，该是一个个历经沧桑、阅尽繁华的老人了吧？它也该有过葱茏繁茂的青春岁月吧？

也许，当年那些被救生红船从江中波浪中解救出来遇难的船民或旅客精疲力竭饥渴不堪时，手拿救生会提供的干粮，邂逅了一眼汨汨涌动的井水，似清泉般的香甜，曾抚慰过他们惊吓过度的身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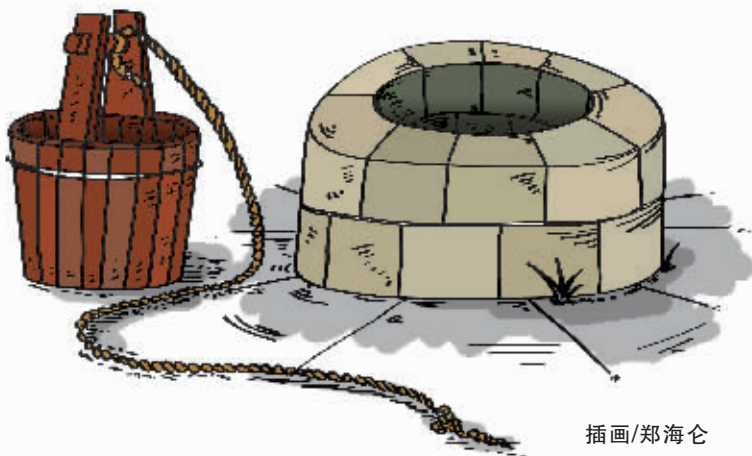
也许，当年那些救生队员从长江恶浪中返回救生会时，会喝一口亲人捧来的井水甘泉，见义勇为的心灵感受着亲情的安慰。

而当年那些前来捐款的平民百姓的善心就似井中平凡的一滴井水，他们相信，所有的善举细节

都是一盏盏明亮的灯，灯光亮一些、再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他们相信，每一个人迈出一小步，就会使这个社会迈出一大步。他们的坚持来源于心灵的净化，就像这一口清澈的井水。

带朋友到救生会参观时，我看见了这口井，还有那被深埋多年的“上善”井。井的内壁长满了青苔，而井里的水，却依旧清冽澄澈。我在井里看到了静，一种干净恬淡的静，一种清澈澄明的静。它脱离了喧哗，唤起了我某种近似神谕的深沉的爱。

在这样一个薄雾的清晨，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西津渡的这些井，更适宜我去静静地凝视。



插画/郑海仑

戏说“用丈母娘的眼光看素质教育”

■文/徐翱

“丈母娘的眼光，可能就是素质教育的眼光。”乍闻此语，以为戏言。但认真推敲，还颇有道理，所谓话糙理不糙是也。

有这样一件真人真事。曾经身为教师的准丈母娘发现女儿的对象虽然是自己过去教过的好学生，但今天却看不上眼了，因为人长得不咋样。请看这位准丈母娘的评价：这孩子读书时，成绩很棒，又特别听话，从来不调皮捣蛋。现在也挺成功的，不到三十岁就是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可他的背，好像有些驼了；走路怕踩着蚂蚁，像个老头；他的眼镜，镜片那么厚，至少也有七八百度；他说话细声细气，哪像个小伙子，更不说像个男子汉了；最看不上眼的是古板，表情单一，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丈母娘挑选女婿的条件是苛刻的，自己的女儿能否托付终身，女婿的选择自然马虎不得。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未来的丈母娘看中呢？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用素质教育的话来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时髦说法就是“高富帅”。

“高富帅”形容男人在身材、财富、相貌上都很优秀。丈母娘确立这样的标准无可厚非，爱女心切嘛。

当然，这“高富帅”指的是表面现象，如果没有文化内涵为支撑的话，丈母娘也是不喜欢的。近期播出的电视剧《满仓进城》中的满仓，起初只是一个穷乡下人，自然遭到丈母娘白眼（虽然身体健康，长相英俊）。可满仓是

一个勤劳致富的主儿，且心地善良，心胸开阔，能忍能让，该出手时又敢于出手，充满着智慧和力量，所以，他虽然几经周折但终究还是博得了丈母娘的喜爱和尊重。看来女婿“高富帅”真的是丈母娘之最爱。

说到“高富帅”，想起“高大泉（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同名电影塑造的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他政治身份是村党支书、生产合作社长；他长相是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仪表堂堂朴实憨厚正气凛然；他充满着理想、信念、智慧和毅力，具有一种奉献精神 and 坚强的革命斗志。所以“高大泉”在那个时代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男人羡慕女人青睐。

无论“高富帅”抑或“高大全”，他们肯定能够适时地吸引无数少女及其母亲为之折腰。一枚枚标签，张扬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烙印。如今台湾的李敖先生也给女人制定了“瘦高白幼秀”的标准。如果教育以此作为少男少女们健康成长的标准，素质教育不就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追求了吗？

当然，作为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不能如此直白如此市俗式的表述的，故为戏说。

肥料

■文/蒋裕清

我小时候，农村里种地主要是施用农家肥。人畜粪便是常积常备的。一家一个粪缸，猪圈牛舍也有专用的粪缸，家家户户住房再紧再挤哪怕紧挨着厨房灶头，也要砌个猪圈养它一两头猪。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这是农家的嘴边话。

喂羊的成本最低，只要每家小孩外出割青草喂它就成。吃剩下的草茎草根，再加上房前屋后打扫的垃圾、锅洞的草本灰、菜根菜叶，谷壳瓜皮树叶等等，在羊粪的掺和和踩压下就成了羊圈灰，它既可作基肥，也可当追肥。

鸡粪量不是太多，过一段时间掏一次鸡窝。我曾多少次帮母亲用鸡粪给蔬菜施肥。母亲说，鸡粪拌草木灰上韭菜地最佳。

十岁那年，我开始与发小一起拾粪。一把锄头一个粪箕在村边路旁转悠，牛粪便拾回后交给生产队可算工分。我每天起早出门拾粪，这样返回后可以不耽误上学。于是，就有了误把月光当晨曦，提前几小时起床只好在草堆睡到天亮的趣事。

河泥，就是沟壑河渠的底部用畚箕一下一下夹上来的稀泥。它是多种水生植物腐烂而成，黝黑发亮甚至有点腥臭。一船船一勺勺地岸上岸晒干，再一担担挑到田里砸开。我的姑姑是畚泥师傅，他带出不少新手。作业中不乏各种鱼虾被夹上船，他也常让我们分享。

旧土墙、灶壁土也是不可多得的好肥料。每有换墙和重新砌灶，便拆下来粉碎上地。那是因为原土中的残留生物久经风化而发肥效。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级指示家家挖“千脚泥”。就是把屋内的地皮铲下几层来当作肥料上地，如今七十

岁左右的农村人都亲身经历并亲手干过。

搞草塘积肥又是一大肥源。在田间地头挖大小不等约1至2米深的土坑，把割下的青草、水草、红花绿肥草等加上粪肥污泥一起放下沤腐，这就叫水草塘。早草塘是锄下田埂上的草根草皮，一担担挑到村口堆积成几米高的梯台形土堆，夹杂各种谷壳腐烂成肥。“忙时田里活，闲时搞草塘”，这就是那个年代农民一年到头工作的形容。虽然已过去几十年，当年水草塘里一串串气泡、早草塘上蒸气氤氲升空、长龙般挑着担子的积肥大军来回穿梭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现今60岁以下的农村人知晓“走灰”这个名词含义的恐怕极少。“走灰”是我们乡下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方言称呼。城里的垃圾废料“走”到了农村就是农民欢迎的肥料，那时候一旦“走灰”船进到“港”，农家的大人小孩便一齐肩挑车推送进田间。从灰中我们还捡到城里人丢弃的牙膏皮、铁钉、纽扣、玻璃球玩具等，更有废电池，砸开后其中的芯棒我们用来当粉笔写字。

如今，随着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农田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农家施肥由原来主要依靠农家有机肥转变成施用无机化肥，农家肥使用量越来越少，几乎已被边缘化。不过，化肥取代农家肥的趋势已让不少有志志士产生隐忧，过量使用化肥导致的弊端也已显现。如何合理使用化肥，如何更好地继承千年的农耕传统，科学开发综合利用农家肥，让农业更加“绿色”“有机”“生态”“环保”，任重而道远。

微言乱弹
wei yan luan tan